

■对 话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何热衷关注科幻

□贾立元 任冬梅 荣智慧

荣智慧:这次主要想和两位探讨一下吴岩教授和舒伟教授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一些人认为,这套译从学术性太强,太专、读者面太窄。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译丛中《科幻小说变形记》和《科幻小说面面观》的作者达科·苏恩文和《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的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西方文学理论界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就两位的观点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重视科幻之间有什么关联?

任冬梅:我想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谈这个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英、法、德等国已经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诞生了。简单来说,它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to 一定阶段后对自身进行反思必然出现的产物。科幻小说也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关注的恰恰也是经过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面科技飞速发展时所遇到的矛盾与危机。难怪詹姆逊把对科幻的剖析放在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之中。

贾立元: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重的还是科幻文学对现存人类社会关系的颠覆力量。由于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人类历史上一个终将被超越的阶段,因此,到“新左派”时代,人们对颠覆资本主义的各种文学与文化力量都显得兴趣十足。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借助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得到了巩固,民众沉浸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造的温情脉脉的幻象之中,丧失了批判能力,不再谋求变革生产关系以消灭不公平的制度,成为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只有激进的文化能够唤醒民众对当代社会的批评,营造新的社会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中,文化左派们把科幻小说纳入他们的研究重点。詹姆逊曾明确地指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科幻小说的历史机遇与所谓的高雅文学的这种瘫痪密切相关。专横的‘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成了一种使高雅艺术致残的审查制度,而科幻小说一般被认为是‘非严肃的’或庸俗的,恰是这方面的特征使它能够在放松那种专横的‘现实原则’,并使得‘副文学’(paraliterary)可以继承文学的使命——为我们提供可以选择



的不同的世界,而在别处,现实世界甚至可能连任何想象性的变化都予以抵制”。

任冬梅:确实是这样,因为从《科幻小说变形记》到《科幻小说面面观》,苏恩文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跟科幻小说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联系。而詹姆逊在《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中对《黑暗的左手》的赞扬,恰恰是说它通过“雌雄同体”彻底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旨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与批判,尤其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经历了实际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后,开始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文化批判领域,关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高度发达的科技使得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而这样的题材在科幻小说中恰好是屡见不鲜的。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幻小说中的那种创造性和想象力,使它具有有一种反抗现实的精神,这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批判现实的思想主旨是内在契合的。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不断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和科幻小说构想未来的努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关联。

贾立元:简单地说,左派对科幻文学发出了召唤:请在一个“‘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世界,提供想象性的“‘alternative’”吧!

荣智慧:你们的讨论让我想到一个事情。最近我在读埃德加·斯诺出版于1970年的《漫长的革命》,这本书中记录了1965年1月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毛泽东时,向他介绍美国科幻电影《海滩上》的事情。该影片上映于1959年12月,讲述的是1964年,北半球已因核

战争而凋敝,美国大片国土都被原子弹摧毁,昔日挤满度假人群的海滩上已杳无人迹。南半球的居民也生活在核战争的恐惧之中。斯诺认为,这部科幻影片为毛泽东思考美苏对抗、核战争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某些意义上的参考。当然,这跟你们所说的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有些区别。从你们对这套丛书的阅读中,你们是否认为存在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科幻理论?如果有,其主旨是什么?

贾立元:当然存在,苏恩文的理论就是,《科幻小说变形记》和《科幻小说面面观》正是其观点的集中阐述。而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洞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理解文学和文化文本终极语义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方法论的视野里,叙事学、精神分析等研究方法都可以成为阐释的有力工具。

任冬梅:我倒不觉得它们已经体系化。这种观点的主旨就是强调科幻小说的社会职能,希望它成为反抗社会 and 解放人类的工具。他们并不单纯从艺术的角度或科普的角度去欣赏科幻小说,而是将其作为社会的有机部分,作为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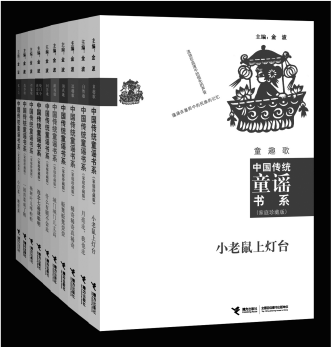
荣智慧:据我所知,这套丛书总共5本,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中还有什么其他科幻研究的介入点?

任冬梅:《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由3个部分构成:科幻的乌托邦理论、科幻的结构化寓言理论、科幻批评学史。我觉得结构主义派系对科幻的介入也很深。像俄国形式主义也是苏恩文的批评资源之一。此外,在科幻研究方面活跃的理论资源还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

贾立元:我是个科幻文学作者,对《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和《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两本书也同样感兴趣。前者是西方享有盛誉的科幻理论读物,由多次访问中国的著名作家奥尔德斯撰写。后者则是黄金时代科幻大师维厄的一本讨论科幻理论的读物。据我所知,奥尔德斯和阿西莫夫的思想都是左倾的,他们在冷战时期特别主张跟苏联缓和关系。我想,对他们的著作深入研究,能让我们更加全面理解西方科幻理论的过去和未来。

■短 讯

『中国传统童谣』书系隆重上市



6月2日,接力出版社在银川“第2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举办了“中国传统童谣”书系新书首发式。发布会上,教师、家长们分别从语言教学、儿童兴趣、家庭教育等方面谈了童谣对孩子的影响。“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共10本,是由接力出版社与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共同策划的。金波是研究童谣的专家,从接触儿童文学开始就努力收集和整理童谣。这几年来,他通过各地民间文学委员会收集了一些散落民间的童谣,又经常常在采风过程中收集了以前未入书的童谣。他在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化研究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本丛书的选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本书自2007年10月启动以来,出版社成立了一个童谣编辑小组专门配合金波的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金波收集整理的各个时期的经典童谣近万首,两年来,他从中选编传统童谣近2000首,第一批家庭珍藏版共10卷,分别是童趣歌、游戏歌、逗趣歌、摇篮歌、自然歌、绕口令与谜语歌、顶针歌、问答歌、故事歌、忆旧歌。

为了突出传统童谣的质朴和童趣,接力出版社特别联系了剪纸艺术家申沛农的继承人,收集了申沛农留下的大量剪纸艺术品,运用在图书的插图中。申沛农与金波是多年的老友,两人有着深厚的友情,申沛农生前就十分希望能够和金波合作一部儿童经典大作。这次“中国传统童谣”书系的出版也算是圆了老人生前的一个心愿。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表示,中国传统童谣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经久不衰。本套“中国传统童谣”书系是金波数十年研究的成果,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本套书系所选的童谣都是经过民间采风 and 搜集而来的,保留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区别于市面上很多后人创作加工的新童谣,很多是网络和普通书籍中搜索不到的。接力出版社希望能够通过这套书系尽可能地流传了几代人的经典童谣全面地展现出来。

(文 平)



在知情意的统一中探索

——评童话《太空飞鱼》 □董学文

迫切的问题。人类能不能留在地球并以怎样的方式留在地球?是如我们现在的形态,还是会像童话中的鱼儿“水若”那样最终只能以仙人掌的姿态存在于地球家园?在书中,是鱼,而不是人,被迫离开了地球,而正是鱼类的大迁徙,才唤醒了人类少女“琪琪”,觉醒后,她开始了拯救人类同胞的努力。如果说移民外星是个愿景,但继续美好地存在于地球同样是个愿景。我们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吗?我们还有美好的未来可以憧憬吗?这是《太空飞鱼》留给孩子们耐人思考、发人警醒的命题,同时它也给出了激发孩子们努力保护地球家园的亮光 and 希望。

很多时候,童话往往描写一个似真似幻、浪漫美好的想象空间,以此来丰富孩子的心灵,陶冶孩子的情性,给孩子们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里,儿童的信息接受、认知能力和主体意识有了大幅提升,旺盛的求知欲成为当代儿童一个显著的特征。因此,当下的不少童书都试图努力突破过去童话在知识信息方面的局限,尝试通过丰富的科技人文知识与神奇想象的有机结合,带给孩子们全新的审美体验和智慧启迪。

《太空飞鱼》出自一位经济学博

士之手,是一位母亲讲给儿子的故事,相比于许多浪漫的文学童话,这是一本有着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重色彩的前卫童话。它试图将孩子当做对话的主体 in 创作,适度挑战孩子已有的认知框架,形成新的认知召唤,引发孩子独立思考、探索的兴趣。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里,小读者们可以认识屈原、海涅、安徒生等中外伟大诗人,欣赏到他们优美的作品;可以领略鱼儿“四夫”的高科技实验室和鱼类的航天技术如何成就飞天的梦想;可以体味紫皇星生存体验馆是如何以鱼为本、造福社会,将高深的科技与平凡的百姓生活连接在一起,让普通百姓享受到科技发达的福祉;可以接触到科技、商业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伦理,感悟资本市场上市、诚信经营理念等现代社会准则的巨大影响力。

在文学经典里,在科学技术里,在经济生活里,《太空飞鱼》告诉孩子们一个真实而朴素的关于生态环境、关于人类生活的道理,充满了趣味和力量,其中的亲情、友情、朦胧的爱情以及万物相连的情谊、对家园故土的眷恋,都感人至深。它恰似没有去掉麸皮和麦胚的全麦面包,质地可能稍显粗糙,但却有着本真的香味 and 多维的营养。

“东方少年”的气魄与自豪

世霖创作儿童诗,黄世衡写儿童小说,都很有影响,我们在北戴河谈创作、谈文学,各抒己见,很愉快,也很有收获。同年5月15日,《东方少年》创刊号隆重推出,刊登了周建人、高士其、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孙敬修的贺信与题词。叶圣陶还写了一篇《给少年儿童写东西》的文章作为发刊词,表达了老一辈作家的殷切期望。

听说《东方少年》的刊名是由浙江富阳县一个叫孙杰的同学建议后而定的,这个刊名有气魄、有自豪感,中国在世界东方,“东方少年”这个名字是有世界视野的。

《东方少年》作为北京市文联主办的一本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集文学性、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刊物,在社会上广有声誉。《东方少年》的第一任主编和副主编是浩然和刘厚明。《东方少年》原来是月刊,进入新世纪,《东方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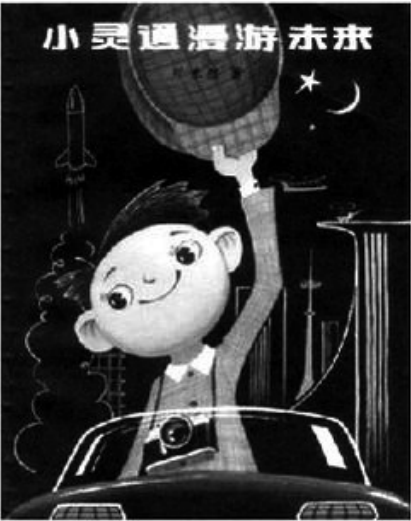
年》有了快速的发展,发展为旬刊,分别为《东方少年·快乐文学》《东方少年·连环画》和《东方少年·读书与作文》,很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阅读。

《东方少年》人气一直很旺。创刊以来得到许多名家的支持,他们不断地给《东方少年》写稿或题词。《东方少年》创刊100期时,冰心、管桦、浩然、韩作黎、叶君健、严文井、阮章竞、陈模、陈高棠等都纷纷给《东方少年》写贺词。《东方少年》创刊20周年时,管桦、浩然、陈模、宋汛、金波、孙幼军、沈石溪、樊发稼、毕淑敏等作家也陆续续为《东方少年》题词祝贺,可以说,《东方少年》的每一个脚印都印刻着各位儿童文学名家的热情关注和爱护。

作为得到《东方少年》扶持 and 鼓励的两代作者,我们衷心希望《东方少年》越办越好,越办越有特色。

(杨向红 谭卓东)

■童心·世界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幻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著)、《飞向人马座》(郑文光著)、《珊瑚岛上的死光》(董愿正著)。



儿童文学评论

·第308期·

冰心圆

■关 注

1980年,国门乍开,西风徐来,一些国际性的少儿写作比赛渐次向中国儿童敞开机会的大门。也就是在那一年,时年9岁的湖北小男孩刘倩倩以一首题为《你别问这是为什么》的诗歌获得“世界儿童诗歌比赛”大奖。当年的比赛主题是“儿童帮助儿童”。全诗如下:

妈妈给我两块蛋糕,我悄悄地留下了一块。/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爸爸给我穿上棉衣,我一定不把它弄破。/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哥哥给我一盒歌片,我选出了最美丽的一页。/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晚上,我把它们放在床头边,让梦儿赶快飞出我的被窝。/你别问,这是为了什么。//我要把蛋糕送给她吃,/把棉衣给她去挡风雪,/在一块唱那最美丽的歌。//你想知道她是谁吗?/请去问一问安徒生爷爷——/她就是卖火柴的那位小姐姐。

这是“孩子感动大人”的例子。来自世界多国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国际评委们一致肯定这首诗,它才能获奖。30多年过去了,这首诗至今仍然感人至深。我有时于合适的场合在课堂上朗诵它,虽然没有使用任何煽情的语气和表情,却往往令大学生和研究生感到震撼,一些好动感情的女孩听后甚至抹起了眼泪。对于成天琢磨新技术条件下如何运用传播技巧说服人的各类职业传播者,对于作品很多而感动很少的文学界来说,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媒介氛围、技术条件,以及诗歌内容所体现的文学理想和传播效果,足以引发我们深思。

首先,那个年代的孩子很少有机会看电视。处于湖北鄂州的刘倩倩也不例外。他们课余接触的主要是书籍,也许还有广播。很显然,在创作参赛诗歌之前,刘倩倩读过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给他的印象和感动也足够深刻,他才能以稚嫩的童心发出如此纯真之音。现在,有较好成长条件的小孩也读安徒生童话,但他们生活在相对富裕安逸的时代,对贫苦缺乏概念,没有感受,难以想象,无法体会。多数孩子早在开始阅读书籍之前,已经看了许多电视动画片——很可能是外国动画片,或者跟随成年人收看电视娱乐节目,“分心”的事物很多,令他们“动情”的内容可能很少。

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真正大富大贵的人总是少数,多数人至少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处于弱势,需要互相帮扶,因此“儿童帮助儿童”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主题。同情和关怀弱势群体,不应像当今有些文学作品那样一味地渲染他们的生存窘境,而应该像刘倩倩在诗中表达的那样,真诚而平等地去尊重、帮助他人,是分享而非施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爱人如己”观念,这很可能是这首诗得到国际评委肯定的原因之一。安徒生的作品滋养了刘倩倩,刘倩倩又以自己的作品回报孕育了安徒生童话的西方世界,并得到认可,这应该是跨文化文学传播效果的佳话。

我们不是一直在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探索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吗?爱是能够感动全人类的主题,其表现方式并不一定需要多高的技巧,也不需要刻意培养的跨文化传播意识,只需要真诚而虔诚的赤子之心,无丝毫纤尘。30多年前,我和同学们是一口气读完这首诗的,对我来说,这首诗是一辈子难忘的。是的,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让孩子乃至大人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而且读过之后,总想与他人分享。这样一来,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 and 影响效果不就扩大了么?

《你别问这是为什么》行文如此稚嫩朴拙,不需要过多的文学分析,但字里行间真情闪烁。有着虽然物质上清贫但精神上富足的童年,孩子才能拥有如此健康的童心、童真、童趣。全诗点题的就是最后一句,说它不讲写作技巧,却又是有点技巧的,只不过毫无成人干预、“训练”的痕迹。童心最能与天籁共鸣,离真理最近。

这首诗不像现在的许多作品,它不是为评论家写的,除了孩子可能想到的“为国争光”,当时9岁的孩子不可能像现在被“催熟”的同龄孩子那么功利,更不是为市场而写作,纯属诗意、诗心、诗情的自然流露。当然,冰心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写作,一分天才,还要加九分“逼迫”。这“逼迫”无非就是编辑、出版社(对刘倩倩而言是世界儿童诗歌比赛)索要好稿,限期完成,有时甚至是命题作文。我们首先要肯定“儿童帮助儿童”的主题,也不能否认刘倩倩诠释主题的内容和方式比多少成年人的说教更能打动人心,取得跨国家、跨文化、跨种族、跨年龄的传播效果。

记得刘倩倩在童年时代曾经谈过写诗的经验,当时他认为就是把自己想表达的思想感情说出来,然后对每行的最后一个字做适当的音韵处理。孩子的经验之谈像他的诗一样朴素。他说的没有错啊!如今我们面对太多高科技的炫惑,讲究太多技巧的雕琢,文坛还一度有过注重“怎样写”过于“写什么”的倾向。其实,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 and 认可刘倩倩当年的认识,余下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文学创作者“心源”的纯洁了。“修辞立其诚”,如果每个孩子、乃至每个成年写作者都常怀纯净之心,再辅以自己的文学修养,那么何愁文学不能带来感动?

传播学有一个理论:人们基于自身的喜好、需要、禀赋和其他特质,对各种讯息采取“选择性注意、选择性接受、选择性记忆”。作家、评论家、学者也是这样的普通人,难以避免这种倾向。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对另一些讯息的选择性忽略、选择性拒绝或选择性遗忘。我想,媒体、文坛 and 学界的许多人可能就是忽略 and 遗忘了一些最朴素而又是最具真理性的常识。现今望子成龙、急功近利的家长们或许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忽略 and 遗忘常识,往往让人进而失落 and 拒斥健康的常情。人与人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关怀,这是将近一个世纪前冰心在其早期文学作品中努力倡导的爱心,也是30多年前刘倩倩获奖诗作的主题,对现在的读者仍然有教育意义。这种文学感动是跨越时空的。虽然媒体可以选择炒作某些内容,忽视某些内容,造成受众关注点的失衡,但只要有人还记得这些心灵之作,就可以“选择性提醒”受众,对它们重新予以关注。

抚今追昔,感慨系之。现在的儿童文学界推出不少据说天才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城市味”太浓,“自然气”太淡,不像《你别问这是为什么》一类诗作一样带着心灵的露珠,洒满博爱的阳光。岂止儿童之作,成年作者的作品也不乏工于技巧者,满眼的绮词丽句让人想到是在田野里撒珍珠,虽然好看,却没有生命。殊不知,田野适合种植什么。哪里的珠宝都差不多一个样,但大自然赋予的小苗却像儿童一样,一人一个样。每个孩子都是原创,我们的文学、教育和媒体别把他们教成“盗版”。连最商业化的广告诉求也讲究使用婴儿(baby)、美女(beauty)、野兽(beast)的形象,可见看似柔弱的童稚被各种文化的人视为打开人心的钥匙。文学创作不能惟技巧,文学传播不单靠技术,赤子情怀方能造就跨越时空的文学感动。

跨越时空的文学感动
——从三十多年前的一首获奖儿童诗谈起
□陈熾如